

彭兆荣 著

从苦力到巨子

——李引桐传奇

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五章 为祖国引种橡胶的人

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孙中山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古代希腊神话留下了一个令全世界的人永远无法忘却——想忘也忘不了悲壮故事：普罗米修斯盗火。人类之所以忘不了他，是因为他给人类的东西太多太多；正因为他给人类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他承受的苦难也太多太多……

普罗米修斯是宇宙之父提坦之子，他生来就是神，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众神仙居的奥林

匹斯山上，日日与众神畅饮琼浆玉液，饱啖珍馐美味，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可他没有，也不愿意这样。

他经常来到人间，同老百姓在一起，体察民情，帮助解决人民的疾苦。

太古时期人间没有火。平日里人们捕野食果腹，在捕不到野兽的时候，总是不得不食用变质发臭的东西，人类因此生病、死亡。冬天来了，人们没有火取暖，只能龟缩在冰冷的山洞里不敢外出，很多人抵挡不住严寒冻死了。

普罗米修斯决定为人类把火种从天庭盗下人间。

天条规定：火种只属于众神，人类是不配享用的。谁要是破坏了这个规矩，谁就要受到上天最严厉的罚处。

普罗米修斯舍生取义，毅然将火种从天上偷到了人间。从此，人类便有了火。他还教会了人类用木头和石头盖房子，教人类怎样驯养牛羊，播种耕耘，开采冶炼……人间迎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然而，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触犯天条，主神宙斯下令将他绑缚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派一只神鹰飞

来啄其肝脏，晚上又让伤口复原；第二天神鹰再来啄咬……普罗米修斯苦不堪言。他就这样倍受折磨达 999 年之久。

马克思对这位伟大的盗火英雄崇敬备至，称他为“哲学日历中最崇高的殉道者”。

对中国人民而言，李引桐也称得上是一位“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据国际“经济学家情报中心”的统计，中国的天然橡胶（橡胶主要有两大类：天然胶和合成胶）生产现居世界第五位，1994 年达到 26.4 万吨。从 1990 年到 1994 年的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天然胶产量稳步上升。

众所周知，橡胶是工业、科技、医疗、交通、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原料。战争期间，它更是特种军事战略物质。伴随着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市场对它的需求日益扩大，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它的需求更是不言自明。

天然胶取自于橡胶树。1496 年，哥伦布在其第二次新大陆之行中，来到了一个名叫 Haiti（海地）的地方休整。在这个海岛上，他看到当地的土

著人用一种树胶捏成的“胶球”在地上弹来弹去地玩耍。这使得航海冒险家们非常吃惊，因为在他们那些自诩的“文明人”当中竟没有一人见过那玩艺儿，也就不知道其为何物。好在哥伦布有一个记日志的习惯，他留下来的这段记录成了最早提及橡胶的文字。

1876年，一个名叫亨利·威克罕姆的英国爵士(Sir Henry Wickham)通过东印度公司的海上贸易，从巴西偷运走了一些橡胶种子。他先是企图将这些树种移植于欧洲本土，后因欧洲的自然生态与橡胶的原生地的差异太大，未能成功。经过一年多的辗转，1877年，一部分橡胶种子被移植到了马来西亚。从此，在东南亚国家开始了种植橡胶的历史。

橡胶树虽来自所谓的“蛮夷之地”，却有着天生的“贵族品格”，它对自然条件有着特殊的需求。其原生地是亚马逊雨林地带，那里高温、多雨、潮湿、海拔低。也就是说，只有在相应的条件下才能够种植橡胶。专家曾根据天然橡胶的生长分布情况，总结出了橡胶生长的生态条件；即按正统的说法，它只能生长在赤道南北纬15度的范围内，这似乎成了橡胶种植的极限。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海南岛引种橡胶树的成功,创造了橡胶种植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在北纬 15 度以北,大大超出了橡胶种植的极限。此事令许多学者惊叹不已。国际橡胶研究机构(IRSG)在新近谈到橡胶种植历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由于在中国的引种成功,橡胶树种植今天已经扩大到赤道以北 20 度的地区。”

人们大约只知道这个奇迹本身,鲜有人知创造了这个奇迹的人们。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李引桐。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用政治压迫、军事干预、经济封锁等方式,试图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天然胶价格上升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作为特种军需物资,橡胶自然成为帝国主义用于限制中国的重要原料。

中国当时并没有种植橡胶。急需的国防物资,如石油、橡胶等,最初只能从苏联进口,或借苏联之手到伦敦购买,再从西伯利亚转道而来。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橡胶受到德国的控制,而国际最大的橡胶市场是伦敦和作为英国殖民地

的新加坡。当时最大的天然胶生产国要数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的橡胶生产占了世界天然胶生产的80%以上，可是橡胶的生产和流通则由国际橡胶组织所控制，具体地说，就是所有的天然胶生产和交易必须通过两三个国际橡胶市场进行。我们的国家需要橡胶，没有它，国家不能发展；我们的军队需要橡胶，没有它，飞机不能上天，大炮不能上前线；我们的人民需要橡胶，没有它，医院不能正常开诊，老百姓没有胶鞋穿……中国不能到国际橡胶市场上去买胶，只好“委托”苏联老大哥代劳，去伦敦购买。后来，这成了公开的秘密，西方帝国主义也因之有了限制。

另一条途径是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许多周边国家慑于美国的压力，断绝了同中国的交往。斯里兰卡是当时少数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之一。当时斯里兰卡总理是班达拉奈克，与中国的领导人关系很好，中国可以从这个国家进口一些天然胶。但是，斯国的橡胶产量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求。

有着强烈爱国心的李引桐目睹着国家的难处，心急如焚，他说：“国家现在有难，我理应分忧，

不能袖手旁观。”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引桐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视之为己任的事业。一方面利用自己从事橡胶进出口业务的便利，利用东南亚国家的橡胶生意大都掌握在华人——准确地说，大都掌握在福建人手里的便利，通过各种渠道，将最急需的物资，如橡胶、医药、医疗器械等运到祖国去，其中有许多是无偿赠送的。另一方面，他一直考虑着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从根本上解决祖国缺乏天然橡胶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橡胶树引种到祖国去。他很清楚，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千辛万苦运到中国的物资不过是杯水车薪，或许能解一下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引种橡胶方为长远之策。

“桐字号”品名

1956年，一个由新马知名工商界人士组成的考察团一行30余人平静地飞抵北京。此事没有过多地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这个工商考察团里就有李引桐。促成这次不同寻常考察的成行，事实上浸透着李引桐的大量心血，个中细节已经很

难一一辨清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50年代初开始，李引桐就经常穿梭往来于东南亚与中国大陆之间，而且经常是各国政要、首脑的座上客。按一般的事理，商人与政治家不容易坐到一处，当商人与政治家们真正地坐在一处，必定有秘密，必定要发生一些大的事情。那么，李引桐到北京来与政治家们坐到一起究竟要做什么事情呢？简单地说，是为橡胶，为祖国在当时和未来所需要的橡胶而来。

1952年年底，李引桐携夫人到北京。

接待他们的是中联部领导。

耐人寻味的是，按外交惯例，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总是下榻于国宾馆或高等级宾馆。然而，李引桐夫妇那次在北京期间什么宾馆也没住，却以老朋友的身份住进了廖承志家里。接待和招待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

在回忆起那次奇特的“访问”时，我们的主人公李引桐倒是遗忘了许多细节，因为在北京成为中央领导家中常客并非绝无仅有，而且他要与中国领袖们商谈有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事，生活上的许多小事他大都没有在意。反倒是李太太对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讲述

了这样一件居住在廖承志家的小事：他们夫妇因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生活惯了，去北京时没有携带足够的御寒衣什，李太太还特意追加了一句，“其实我们也没有冬天的棉衣，我们在新加坡不需要吗！”怎料想李太太到达北京以后难熬其寒，她亦不客气，大呼寒冷。何香凝阿妈（闽南语对年长女性的尊称）就翻箱倒柜，到处为李太太找衣服，最后找出了一套何香凝年青时代穿过的冬装给李太太穿。末了，李太太很是认真地对我说：“何香凝阿妈为人真是好。”

这件事情本身虽与橡胶买卖、橡胶引种风马牛不相及，却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路，凭借着如此厚实的“关系”，李引桐要为国家做些什么，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李引桐为祖国引种橡胶之事，还有一件事有必要理清。

说中国大陆在此前没有生长任何橡胶树，这不符合事实。中国的海南岛上早就生长着一些橡胶树。更早的时候是野生，后来在人们了解到橡胶的作用后，也有过人工种植的历史，不过都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种植和生产。

1955年，当李引桐再度来到祖国考察华南橡

胶试验基地时，负责接待和陪同他的是当时的农垦局局长何昆（后来何昆出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他们在广东期间，听到农垦局的人说，陈嘉庚前些时候曾在侨委领导的陪同下到海南岛去看过，说你们这样种胶树不行。因为陈嘉庚曾是橡胶大王，人们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没了主张。李引桐听了之后委婉地说：“陈嘉庚老先生说得不错，但他所说的是 20 年代的种法。现在是 50 年代，橡胶种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在场的工人和干部对这个高个头的人还不熟悉，其实，这个高个头的华侨正是负责在中国引种橡胶、开辟种植基地的特殊人物。而后来所有在海南岛从事橡胶种植和生产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都与这个人的名字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农垦局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何局长等人就陪同李引桐从广州乘飞机取道湛江，飞往祖国的海南岛。

接下来就有了一系列更大的动作。1956 年，他作为一位身份特殊的新马工商考察团成员来到北京。

中共中央对新马工商考察团的到来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工商团的全体成员。中央

还精心安排了工商考察团到国内参观考察。华商们亲眼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人民几年的艰苦努力，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我们国家的发展势头比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还要好，因为东南亚许多国家刚刚从殖民地的压迫中摆脱出来，他们的经济基础比我国还要薄弱。特别是1955年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人民建设祖国的热情空前高涨。只是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海外华侨华人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所以，新马工商考察团的成员经过在国内的参观考察，亲眼目睹了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的形势，对海外华人真正了解祖国作用极大。

李引桐随团而来，他的主要目的与考察团其他成员不同。他不是来了解祖国建设的大好形势的，因为对于这一切，他甚至比一般的国民了解得还要多、还要透彻。他在团里的作用，除了介绍一些国内情况，引见一些中国领导人，给各个部门牵线搭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事要去做，这就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为祖国引种橡胶的事——他将其视为一种天职，一种神圣的天职。因此，新马工商考察团回去时，他并没有随团返回，而是悄悄地

往那素有“天涯海角”之称的中国最南端海南岛去了。

海南岛，这个中国第二大岛屿其时还很荒凉，在大多数中国人印象里的那个大海岛除了大片的椰林、海滩外，可能就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背景了。实际情况与人们的印象虽会有出入，公平地说，倒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一句话：落后！为了开发海南岛，当时农垦局的工人们勤奋艰苦地在岛上耕作。但是他们却没能使海岛上的野橡胶树生产出我们国家所急需的工业用胶。即使是人工培育的橡胶树也不能生产出本应有的数量。那实在也怨不得他们，在这一行工作的人，谁都知道像海南岛这样的地方本来就不能生产出高产量的橡胶来。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先例。

有这么一天，天高云淡，海天一色，修长的椰树婀娜多姿，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

一位个头高高的海外华侨在上级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岛上。那神态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别刻意之处，他与农垦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神侃诙谐，边打趣边了解岛上的情况。一旦作出决定，他便很快恢复了出奇的认真。他四处走动，选择胶园地址。他与技术人员一道测定土壤成分、类

型。他向岛上居民了解一年四季的天气情况，雨季有多长、温度有多高、空气湿度有多大……他问了很多，看了很多，了解了很多，一切渐渐地趋于明朗，一切更显得胸有成竹。在李引桐看来，剩下最为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种子。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中国试种新的橡胶品种是一个巨大的复杂工程，它涉及到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技术、资金等因素。特别是把什么样的橡胶品种引到海南岛，怎样运进祖国，用什么样的配套技术都是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引种什么品种。当时，从世界橡胶品种来看，东南亚生长的橡胶树是最为理想的树种，一方面它的个大出胶多；另一方面，华人中从事橡胶种植和买卖的福建群对这些树胶种植技术掌握娴熟。当然，引种起来更为便利也是他考虑的一个重要环节。李引桐经过多方面比较，决定首先引种 606 品种。

李引桐本人做过长时间的橡胶买卖，有着丰富的橡胶种植经验，对各个橡胶品种的特点了如指掌，对栽培过程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很熟悉。606 是当时在东南亚主要橡胶生产国种植的收益

较好的品种之一。李引桐曾经花了 28 万铢，在泰国南部收购了 2400 亩橡胶园。在这个胶园，他种植的就是这个品种，而且管理胶园的就是李引桐从福建老家梅山带去的一位宗亲。李光前的胶园里也种植大量的 606 号树胶。而无论是早些时候作为南益集团总巡的李引桐，还是其时作为德美行老板的李引桐，他与那些胶园的管理人员、园工打过长时间的交道，加之李引桐为人极为豪爽、义气，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更结交了一些肝胆兄弟，要处理这样一类事情，对那些哥儿们朋友来说不过小菜一碟。

确定好橡胶的品种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这些娇贵的树种弄回国。谁都知道，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的日子里，且莫说是偷运橡胶这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东西到中国去难上加难，就是运一些其他次要的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另一个更为可怕的后果——串通“共匪”，如果事情败露，搞得不好，——死罪。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政府也都站在“反共”的阵线上，对共产党进行限制乃至围剿和杀戮。所以，李引桐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提着脑袋干刀尖口的营生。

李引桐偏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独敢冒险，而且懂得如何冒险。他不独喜欢冒险过程中的刺激，更想体验冒险成功后的快乐和愉悦。他不独爱国，更懂得爱国行为的技法，注重如何使爱国的行为更具有成效。他成功地将幼嫩的树胶枝条偷运到祖国这件事，可以说是他的这些特点的一个形象写照。

1956年早春，李引桐把从胶园里精心挑选的橡胶枝条包装好，开始了安排有致的“树种旅行”。

整个旅行行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马来西亚用汽车运往新加坡。他对东南亚各国海关的规矩非常了解，马来西亚海关的查检原则是查进不查出，或者勿宁说，严进宽出。李引桐本人又是马来西亚公民，所以从马来西亚运出几十根树枝条并非难事。而且新马在50年代还属一个联邦国家，只不过新加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邦制而已。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也不会产生任何政治上的嫌疑。第二阶段，从新加坡乘飞机运往香港。李引桐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有公司和住宅，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他本人经常因生意上的需要穿梭于世界各地以外，李太太及其他家庭成员大都长

期居住在新加坡。作为在新加坡、香港两地都有业务和住所的李引桐，从其中一地运一箱树枝条到另一地，两地又非共产党统治区域，引起海关注意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何况，李引桐也做好了以防万一的准备：一旦在新加坡海关被询问，可以家用花木移植搪塞之。好在过关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第三阶段，从香港以火车托运的方式运往深圳。两地一箭之遥，同属一个文化圈，香港当局事先又不知道有人要从香港海关运到中国大陆橡胶种的“限制品”，自然，走起来也未发生什么麻烦。第四阶段，从深圳用专机运往海南岛。这一阶段是在中国大陆进行，更重要的是，它是由中国政府的安全部门负责操作，树种的技术性处理则由农垦局派专人负责，加上交通部门的配合，勿庸置疑，顺当。

整个橡胶的“国际旅行”跨越了三国五地，总共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可见安排得周到妥帖。从另一角度看，周密的安排也是必需的，因为幼嫩的枝条无法承受长时间折腾，否则，冒着生命危险，运回几枝枯条死木，也没有任何意义。

第一批偷运回国的枝条仅有一箱，内装二十多个枝条，一条有十几二十个芽眼，又叫芽条，一